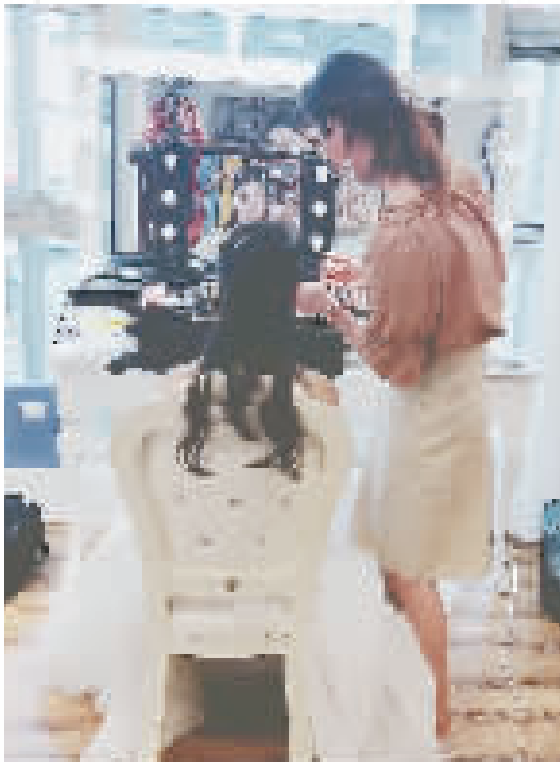




辛苦自己 美丽别人

记者 王心怡

从女为悦己者容到女为己容这个过程中，当下的中国女性经历了自信的重构。

职业化妆师的出现，并不是一种历史的倒退，而是女性更加重视起“容”这个动词——与其自己动手化一个邋邋遢遢的妆面，不如交于专业的人做。

这些专业的人，他们从早到晚都握着笔刷和挑梳，手就那么一直停在空中，僵了就垂下来甩一甩，他们吃饭时间不固定，或早或晚，甚至根本抽不出时间吃饭，他们不像正规的上班族有双休日，节假日恰恰是最忙的时候，他们不会介意你的头发几天没洗，脸上长了多少痘痘，最终都能“化腐朽为神奇”。

化妆小白养成记

和大多数化妆师一样，詹雯静最早接触化妆，从倒腾自己的脸上开始。

只不过，刚进大学的她觉得毕业都是“很久远”的事儿，更不会把化妆与未来就业扯上关系。化妆，是室友带起来的，颇有一种“东施效颦”的意味，学着室友的样子从淘宝买来几十元的韩妆，也不管适不适合自己的肤质，“反正就是别人买什么我也买什么，别人怎么化妆我也怎么化妆。”

用现在的眼光来看，詹雯静自己都嫌弃自己“化得真丑”，眉毛像两条毛毛虫一样弯弯曲曲地趴在眼睛上方，粉底东一块西一块地卡在发际线、双眼皮、鼻梁里，天气一热脸上就爱出油，这妆容更没法看，就像涮完一桌子菜后的火锅，汤水上浮着一层厚重的黄油。一天下来，她就用化妆棉擦两下卸妆，“看起来干净就好。”

这样做的后果就是烂脸了，痘痘从脸上蔓延到了脖子上，医生告诉詹雯静，再瞎用化妆品，不好好卸妆，皮肤自我保护功能就彻底损坏了。

她吓坏了。

詹雯静乖乖地遵医嘱吃了一个月的中药，待皮肤完全好了之后给自己选择了适合的化妆品，买了美妆蛋、粉底刷等全套工具，并从B站的美妆博主发布的教学视频中自学化妆技巧。即使是后来做了职业化妆师，她的化妆包里都常备各种品类的隔离、粉底，“每个人的肤质都是不一样的，为他们选择适合的化妆品，既是对他们负责，也有利于呈现姣好服贴的妆容。”

化妆是运用化妆品和化妆工具，采用合理的步骤和技巧，将人的面部、五官和其他部位进行渲染、描画，掩盖缺点，突出不同人独有的自然美，因此化妆是一门技术活儿，随着人们审美水平提高和消费升级的驱动，大家已经不再满足于自我化妆，需要更专业的化妆师为自己量身定制最适合自己的妆容，也推动了职业化妆师的出现。

不过，即使是看了一百遍美妆博主的视频，轮到自己上手后，还是容易把打粉底当成刷墙，把睫毛膏涂成苍蝇腿，把眼影化成黑眼圈。

最直接的进阶方式就是报培训班。詹雯静花了5000多元学新娘妆，学期三个月，一个班共六个人，同期三个班。她注意到，一些教人怎么化日常妆的“生活妆班”更为吃香，而且大多是25岁到30岁的职场女性。

化妆是女人对职场最起码的尊重，对此，她还挺认同的，“你可以美丽地告诉你的同事、你的上司，为了这个案子昨天熬了个通宵，而不必挂着厚重的眼袋、黑眼圈和蜡黄的脸。小细眼、小西装、漂亮的口红、靓丽的黑睫毛，如果我是客户，会给你泡100元1壶的好茶；人字拖、运动服、耷拉的眼袋，只适合喝我1元10壶的茶。”

很残酷吧？但又很现实。

一个月只练一双眉

培训班上，詹雯静得把所有之前看的美妆视频，学的化妆手法推翻。

对她来说，最大的颠覆在于如何画好一双眉毛。原先，她还挺得意自己化的眉毛的，却被老师批评了一通——眉形明显，颜色不均匀，更重要的是，韩式半永久一字眉并不适合她的脸型。

老师说的一句话，她现在还能完整复述出来，“美丽不是复制出来的，是定制而成的。”

于是，她们从最基础的纸上画眉开始。

不知道你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，重复写同一个字写得久了，你会不认识这个字。画眉毛也是一样，各种各样的眉形画到詹雯静直呼“快不认识自己画的是眉毛”了为止。

那会儿，她还没辞掉前一份工作，四点半下班后，她往往都是随便扒拉两口吃食，赶着去上六点的课，一直学到晚上十一二点。不过，这还不算什么，做了新娘跟妆后，她们经常踩着还没回家的月光和还没升起的日头去到新娘那里。

练了两个星期，詹雯静瞅着纸上的一双双眉毛大呼完美，“磨刀霍霍”地就把眉笔往人脸上调，可这一试，她又颓了——脸毕竟不是纸，有不平整的眉峰眉骨，所有纸上作数的对称、粗浅、浓淡在脸上又都需要“因地制宜”“对症下药”。

随后的半个月里，她把朋友圈里的女孩子都找来画眉毛，出门聚会第一件事情也是盯着别人的眉毛琢磨“她适合怎么样的眉毛呢？”其实，不仅仅是画眉，隔离、粉底、遮瑕、眉毛、眼影、睫毛、眼线、定妆、修容、腮红、口红全流程都要从零做起。

而当能够自如地走完化妆全流程后，她显然还面临着一个问题，速度跟不上。新娘跟妆一般花在妆面上的时间要控制在一个小时以内，她足足要用两小时，“我就掐着时间点练，先设置了一个半小时的闹钟，看自己能进行到哪个阶段，再缩短到一个小时十五分钟，最后是一个小时。”

詹雯静觉得，化妆师和其他职业最大的不同在于，它没有“实战中演练”一说，一旦接活便是真刀真枪地上了，功夫只能花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。

看着一个个女孩子在自己手中变好看，成为心目中期待的样子，詹雯静对化妆愈发地热爱，辞职做起了职业化妆师，后来还和合伙人嘟嘟一起经营着名为“慕梵”的婚纱美学工作室，她觉得，“穿着平常衣服试妆和穿着婚纱试妆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，上下游能打通何乐而不为呢？”

对于想要了解的职业，詹雯静提到了咖啡师。